

张爱玲 林徽因 陆小曼 萧 红

她们有的如清泉般纯洁，有的如烈火般热情

她们是活跃在民国舞台上的耀眼明星

她们是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四大才女



往事 已成追忆

她是人间最美的四月天

她为爱甘愿低到尘埃里

她是寂寞吹过的一缕柔风

她是妖娆盛放的一树梨花

——民国四大才女的风华绝代

倪儿

著

Wangshi
yicheng zhuiyi

台海出版社

往事 已成追忆

——民国四大才女的风华绝代



她是人间最美的四月天
她为爱甘愿低到尘埃里
她是寂寞吹过的一缕柔风
她是妖娆盛放的一树梨花

倪儿
著

Wangshi
yicheng zhuiyi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事已成追忆:民国四大才女的风华绝代 / 倪儿著. --北京:
台海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68-0080-5

I. ①往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女性-生平事迹-中国-民国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6917号

往事已成追忆:民国四大才女的风华绝代

著 者:倪 儿

责任编辑:王 艳

装帧设计:青华视觉

版式设计:通联图文

责任校对:唐 霁

责任印制:蔡 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100009

电 话:010-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th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字 数:180 千字

印 张:16

版 次: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68-0080-5

定 价: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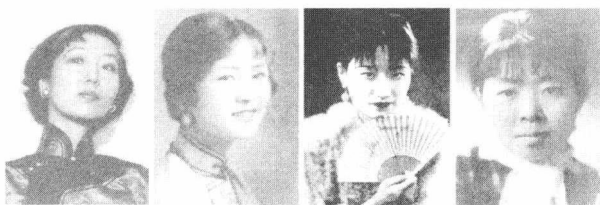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冬日的阳光，暖暖地撒于窗台，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里，尤显得温暖恬适，令人不由得把整颗心都沉浸在惬美的闲逸里，去享受一份难得的冬日温馨。坐在窗前，我任由阳光在身旁潋滟，任由心扉在温软中飘逸。

虽说已搁笔数日，可那些盘桓于心底的纤纤思绪，却依然还缠绕在民国才女曼妙的文字和惊世骇俗的爱恨情仇里，难以抽离。

此刻，阳光灿烂，我的周身却隐隐泛起一阵冰冷的涟漪，那个出身显赫，却苍凉一世的旷世才女张爱玲，仿佛又裹着一袭爬满虱子的华美的袍，浮现在眼前，令人心生无尽苍凉。好在苍凉之后还有明媚，还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芳菲如人间四月天的江南才女林徽因，那一场与浪漫诗人的康桥绝恋，不知令多少世人为之痴迷，为之憾然。而那个能诗善画、才华横溢的妩媚女子陆小曼，却因一场生死绝恋，刹那绽放，瞬间凋零，褪尽一世繁华，自甘于寂寞中，活在回忆里，祭奠永远的爱人。自古红颜薄命，在萧红仅有的三十一年短暂生命里，祖父的后花园庇佑了她的幸福童年，却无法庇佑她飘零的一生。她命运多舛，历尽沧桑，终是落红难留，客死异乡，唯有她留下的那些令人赞叹唏嘘的文字，将她的苦难推向极致，在尘世里诉说生命的坎坷与悲怆。

阳光斑驳，凌乱了眼眸，思绪飞扬，更凌乱了心境。那些民国才女的绝世芳华、惊鸿倩影、倾世才情终将在阳光的温润里，愈发地令人迷恋、倾慕、追忆、遐想……



目 录

第一章 临水照花·张爱玲 / 1

- 簪缨世家 1
- 美丽的背影 7
- 一抹匆匆的暖色 13
- 花季天才梦 19
- 香港,推开传奇之窗 25
- 沉香里飘出的惊世才女 32
- 尘埃里开出的爱情花 37
- 倾城之恋 43
- 华丽转身,美丽而苍凉 49
- 颠沛彼岸 55

第二章 婉丽若莲·林徽因 / 62

- 烟雨江南 62
- 三千宠爱,哀艳难掩 68
- 雨雾英伦 73
- 一世情缘 79
- 留学 86
- 香山 92
- “乐声”“仍然” 94
- “太太的客厅” 99

永远静寂 105
“毗林而居” 111
人间四月芳菲尽 117

第三章 寂寞嫣花·陆小曼 / 124

一道不可不看风景 124
书香名门的宠儿 129
含苞初放 134
名动京城 139
婚嫁,饮泪装欢 145
初遇志摩 151
有情人终成眷属 157
永失我爱 165
遗文编就答君心 173
写到湖山总寂寥 178

第四章 薄命落红·萧红 / 184

童年的后花园 184
求学坎坷终遂愿 190
亲事风波 196
深陷困境 201
罪恶之城 208
颠沛流离,才情初露 215
上海——与鲁迅相识的地方 221
生死场,成名上海 227
远赴东洋 236
香港,与蓝天碧水永处 242



第一章 临水照花·张爱玲

簪缨世家

“三十年前的上海，一个有月亮的晚上……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。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，比眼前的月亮大、圆、白，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，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。”（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，止庵主编，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9年4月）

无论是三十年前的月亮，还是三十年后的月亮，无论人间世事是如何的沧海桑田，月亮依然是那个悄然现于空中的月亮。无论是相隔古今的人，还是散落天涯的人，看到的，染沫的，依然是那个亘古不变的月亮。

月亮以它那凄艳明丽的清浅银辉，照过了远古瑰丽的风雅

颂，照过了妖娆缤纷的唐诗宋词，照过了陶渊明的桃花源和李清照的满地黄花，在1920年9月30日的深秋夜晚，照临到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313号，那栋赫赫有名的西式豪宅——张公馆的屋檐。

在那个泛着“红黄的湿晕”的朦胧月夜，笼罩着暮容衰色，幽深、隐秘，声名煊赫的张家公馆里，诞生了一名女婴，她就是后来蜚声中外文坛的惊世才女张爱玲。

在她脱离母亲身躯的那一刻，在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刻，她犹如欠了月亮一段前世幽情，独为月亮而来。神奇的月光，仿佛将一缕冰凉的灵光，注进她玲珑的玻璃心，浅浅淡淡地勾定了她一世的凄艳，一世的苍凉。带着与生俱来的传奇色彩，她的生命，被卷入大上海千般妖媚、万般绮情的紫陌红尘里。

她是张家第一个孩子。她的父亲张志沂为她取名张熈，是想让她的人生像熊熊燃烧之火，炫丽而温暖。不少人都在暗自羡慕这个出身簪缨世家的女孩，都在想象着她的人生会是多么的荣华富贵，幸福美好。

彼时正值轰轰烈烈，崇尚科学与民主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。陈旧古老的文化与舒适、安稳、墨守成规的传统生活方式，遭遇到毁灭性的唾弃与打击。对于张公馆的人来说，从鸦片战争开始，这个世界就变得有些动荡，有些不安。到“五四”时期，这个世界愈发地混乱荒谬，颇有天下大乱之势。

然而，混乱也好，大乱也罢，对于庭院深深、幕帘深深的张公馆来说，一切都在厚厚的围墙之外，一切都与自己不相干。张公馆似乎还未从没落王朝的残温余梦里清醒过来，还未从簪缨世家“煊赫旧家声”的余荫里走出来。祖上的余荫或许可以令张家后人继续享有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，而祖上的荣耀与辉煌，却是张家后人难以企及、难以超越的。

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，在同治年间出任安徽按察史一

职,并于官场上与张爱玲的外曾祖父“中兴第一名臣”李鸿章相识。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。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,曾国藩总督江南军务,曾命李鸿章赴安徽筹办“淮军”,以助战事。张印塘与李鸿章是在“淮军”初起期间相识,并结下深厚的友情的。到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代,张、李两家已经是来往频繁的世交了。

张佩纶从小才思敏捷,数千字的文章可以一挥而就。在他七岁那年,其父张印塘因积劳成疾而离开人世。此后他“操行坚卓,肆力为经世之举”,二十三岁时应试中举,第二年再登进士,后又授编修,在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任职。青年时代的张佩纶率直自负,慷慨激昂,“忧天下之将危”,是晚清“清流党”中的主流人物,官至侍讲,署左副都御史。张佩纶参倒了许多贪官,得罪了不少人,却深得军机大臣李鸿章的赏识与恩待,仕途通达。作为一名朝廷士臣,张佩纶曾一度保持了忠正的官誉。美国驻华大使扬约翰曾说:“在华所见大臣,忠清无气习者唯佩纶一人。”

由于仕途通达,声誉直上,张佩纶变得有些恃才傲物,再加上耿直的个性,在官场上难免埋下了一些祸根。1884年,针对法国侵略越南和觊觎中国边疆之事,张佩纶上奏章十数篇,主张抗法。中法战争初起,他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,兼署船政大臣。张佩纶踌躇满志地赶赴福建,想以此战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报国热望。然而,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满心热忱换来的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转折。

张佩纶毕竟是一介书生,完全没有军务、作战等实战经验。在“马尾之战”真正打响时,他除了依照北京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布置战守,几乎不懂得调兵遣将。由于视敌太易,临战怯敌,又用人不当,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灭。战后,朝中一些怀有不同目的的大臣对张佩纶群起而攻之。之后朝廷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,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、张家口等地。就这样一个当红的高官尝到了宦海沉浮的残酷,从波峰跌到了谷底,在朝廷和同僚的记忆中渐渐淡出了。

几年后，张佩纶罚满归京，投入李鸿章的门下，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。对这位已故世交之子，李鸿章不计前嫌，关爱有加。在张佩纶发妻病故时，李鸿章“分俸千金，以资归葬”，后来又将自己的掌上明珠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。李鸿章此举，或许是为了收揽人才，或许是他的女儿真的钟情于张佩纶。无论如何，结果就是张佩纶一下子由入幕之僚变为乘龙快婿，所有人都认为张佩纶交了好运，到了曾朴的《孽海花》里，此事更是演绎为一段才子佳人的传奇佳话。

据说，中堂大人的千金李菊耦“貌比威、施，才同班、左，贤如鲍、孟，巧夺灵、芸”，且在闺中就对张佩纶久生仰慕之情，十分同情他时运不济。一天，张佩纶正巧有事要拜见李鸿章，行至书房前，瞥见里面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窈窕丽人，“眉长而略弯，目秀而不媚，鼻悬玉准，齿列贝编”，突然的相遇，令张佩纶一时间来不及回避。进退为难之时，李鸿章非常高兴地请他进去说：“贤侄进来不妨事，这是小女呀，快来见张世兄。”李菊耦缓缓回身，满脸羞涩，看着手足无措的张佩纶，道个万福后，便飞身逃离书房。就在此时，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署着“祖玄女史弄笔”的诗稿，翻开一看，看见两首七律诗，都是咏叹马尾之战，流露出对败军之将张佩纶的深切体谅与理解之意。

张佩纶看完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“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”。经历多年的流放生活，他内心的凄凉与伤痛不是谁都能理解的。看完这两首诗，张佩纶心里最脆弱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了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李鸿章见他悲伤的样子，心中自是明白原由，他告诉张佩纶，这两首诗是他小女的涂鸦之作。张佩纶听后立即起身来“正色”赞美。李鸿章笑着托他替女儿物色佳偶，还“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”。张佩纶自然明白李鸿章的心意，回去后即托人去求婚，对此李鸿章“一口应承了”。但是，李鸿章的夫人闻知此事大怒，骂李鸿章是“老糊涂虫”，竟然把宝贝女儿许配给一个与之年龄相差十九岁的受罚之人。李鸿章无可奈何，

可女儿李菊耦却说：“既然爹爹已经应承，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！况且爹爹眼力，必然不差的。”女儿执意要嫁，做母亲的只好依了她，应了这门婚事。

《孽海花》的描述，虽只是一段粉末香屑的红尘艳事，然而，作者曾朴与李鸿章、张佩纶两家都有交情，其中确实有很多真实的部分。

张佩纶与李鸿章成为翁婿后，李鸿章反而不便在朝堂上保奏他。李鸿章让他们夫妻二人避居南京，张佩纶的宦宦生涯以此为终。李鸿章给了爱女一份丰厚的嫁妆，把南京的一所豪宅给了他们。仕途的挫折，反而成就了张佩纶的婚姻佳话。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还有美貌佳人李菊耦的红袖添香，张佩纶从此“安神闺房，陶情诗酒”，与妻子过着诗酒书画的闲适生活。张、李夫妻二人曾合写了一本食谱和一本武侠小说，还因在婚后发现各自拥有一份珍贵的宋拓兰亭，为书斋取名为“兰骈馆”。

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，从张佩纶的日记里也可见一二：“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，甚乐。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。与菊耦手谈，甚乐。以家酿与菊耦小酌，月影清圆，花香摇曳，酒亦微醺矣。菊耦偶有不适，煮药、煎茶、赌棋、读画，聊与遣兴。菊耦生日，夜煮茗，谈史，甚乐。”

李鸿章对女儿女婿一直是恩宠有加。当他听说张佩纶与李菊耦添子之后，更是喜出望外。在给女儿李菊耦的信中，可以看出他的欣喜关爱之情，他说：“传孙丰肥长大，可喜，须早种牛痘。乳母既可，啜食一年后，照西法喂乳，绝无流弊……”这个受到李鸿章深情关爱的外孙，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，别号廷重。后来张佩纶夫妇二人还生了一个女儿，也就是张爱玲非常喜欢的姑姑张茂渊。

张爱玲对自己家族的了解非常晚，大概是在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偶然从弟弟张子静那儿听说自己的曾外祖父和祖父是晚清大

名鼎鼎的重臣。于是,张爱玲开始不辞辛苦地寻根,开始回想小时候影影绰绰从亲戚佣人嘴里听到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。渐渐地,她开始明白原来自己系出显赫的簪缨世家。

张爱玲看了《孽海花》后“非常兴奋,去问我父亲,他只一味辟谣,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。那首诗也是捏造的”(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,止庵主编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年4月)。父亲让她去读祖父的文集,然而“典故既多,人名无数,书信又都是家常话。几套线装书看得人头昏脑胀”。按张爱玲的评价:“奶奶嫁给爷爷大概是很委屈。在他们的合影里,她很见老,脸面胖了,几乎不认识了,尽管横V字头路依旧。并没隔多少年,他们在一起一共也不过十几年。又一直过着伊甸园的生活,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盖的大花园里。”(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,止庵主编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年4月)

张爱玲虽从未与祖父张佩纶见面,但却十分地欣赏他,常说他好,这与她母亲和姑姑的态度截然不同。张家的人对张佩纶似乎大多都无好感,张爱玲的姑姑、母亲都不喜欢他,说他的相貌与漂亮的祖母不般配。或许并非因为血统遗传,而是仰慕祖父的才华,张爱玲读到祖父的手稿时,真切地感受到他是个性情“真人”,体味到他人生的起起落落和坎坷颠沛,这令她有一种寥廓浩淼的“身世之感”。

张爱玲在成名后所写的《对照记》里,陈列了亲人的照片,而在对亲人的回顾中,她写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:“崎岖的成长期,也漫漫长途,看不见尽头。满目荒凉,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,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。”张爱玲素来亲情淡漠,从不对亲人谈“爱”,但对祖父母,她却有非常亲切的缅怀: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,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,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,看似无用,无效,却是最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,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我爱他们。”这种对亲情的眷爱对一般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,但是张爱玲如此真

情流露的文字却仅见此一处。

辉煌过去会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无形压力，令后人难有作为，最后沦为碌碌无为、游手好闲的遗少。张爱玲的父亲、弟弟都是如此。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，一半生活在过去。当张家的后人打开家谱的时候，或许值得他们炫耀的，唯有写出《传奇》、《流言》等惊世之作的张爱玲。

美丽的背影

“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。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，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，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，几次来了又走了。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。”（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，止庵主编，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9年4月）

母亲，对于幼小的张爱玲来说，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；她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，既是每年家人要拍了相片远寄重洋的接收者，也是每逢佳节会往家里邮寄礼物的人。直到张爱玲长大成人，母亲留在她心里的意象，也仅仅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背影。

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，后改名黄逸梵，是一位名门千金。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。黄翼升祖籍湖南，是“湘军”的一名将领，曾经与李鸿章一起领军作战，为曾国藩效力。由于平定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、“东捻之乱”有功，1862年，他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，后又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，并获授三等男爵。黄翼升离世后，他的儿子黄宗炎承袭了他的爵位，后在赴广西任盐法道道员时，染瘴气而死，留下一男一女一对双胞胎遗腹子，那个

女孩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。

黄素琼虽系出豪门,但由于是小妾所生,父母又早逝,因此,她的童年是富贵中裹挟着不幸。黄素琼天生丽质,风姿绰约,高高的鼻梁,深陷的双眼以及薄薄的朱唇,让她看上去有一点像外国人,尤其像拉丁人。黄家是在明朝时从广东移居湖南的,或许有一些南洋的血统。她的头发不大黑,肤色也不白,全身飘逸着一股罗曼蒂克的风韵,佻脱而充满灵气。黄素琼承袭了湖南人勇敢的个性,也常常说湖南人勇敢。后来她对自己命运的大胆抉择,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黄素琼具有浪漫勇敢的天性,虽然缠着一双小脚,没上过新学校,却接受了彻底的新文化的熏陶,对西式教育颇为推崇。尽管她出身在传统官宦世家,却深受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,十分开化。她“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”(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,止庵主编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年4月),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引领时尚的新女性。

黄素琼不屑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法则,拒绝陈腐、颓废,渴望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祖辈的民主自由的新世界里。她敢于冲破封建婚姻的樊篱,不依附于男人,独自出国留洋,还拜师学画,跟徐悲鸿、蒋碧微这些社会名流都有不错的交情。在那个民智初开的大波澜中,像黄素琼这样的女子,即使籍籍无名,也依然令人敬佩。

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他母亲李鞠耦去世三年后,便迎娶了这位非凡的女子——黄素琼。这对门第相当、才貌相配的金童玉女,在当时令不少人艳羡、嫉妒,也曾轰动一时,成为佳话。对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婚姻,黄素琼虽打心眼里不情愿,但初为人妇的她在不安和疑惑中,有着和别的女孩一样虔诚的女儿心,真心地期许自己嫁的是一个能相依相伴、白头偕老的好男人。

最初,他们或许也是恩爱幸福的。两个陌生的名门之后,突然生活在一起,为了骨子里那点与生俱来的高贵,尽量地掩饰自己

的陋习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。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的诞生,更是增进了他们夫妻的感情。张爱玲曾说过,她的父母在她三岁时合力看护她的伤寒症。虽是淡淡的一句讲述,但却能隐隐透出,那时他们夫妻是患难相扶的。那时,黄素琼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夫妻会一步步走向决裂,更没有想到,还牵累到子女,影响张爱玲的一生。倘若人生真的能只如初见,或许人世间就不会衍生出如许的悲悲戚戚,恩恩怨怨了。

生活毕竟是生活,随着时间的推移,原本深藏在骨子里的一些顽劣,终归要显露出来。张志沂如是,黄素琼亦如是。

作为母亲,黄素琼并没有像大多数母亲那样,在有了孩子后本能地有了一份为人母的责任与慈爱,有了一份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,她依然我行我素地竭力去维持她清纯少女的美妙姿态。母性和妻性,对她来说,都是老一套,她被过早地套上了。黄素琼似乎有一种精神洁癖,总是小心翼翼地与“人母”、“人妻”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她敏感优雅,神色警惕,生怕平庸的生活像洗不掉的污水一样溅到自己的身上。

当新婚的激情渐渐褪去,当丈夫那些糜烂的陈腐陋习在有意无意间慢慢暴露出来,心高气傲的黄素琼越来越不快乐,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厌倦。张爱玲后来回忆说,她母亲总是不快乐的:“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,是铜床,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,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。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,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。我开始认字块,就是伏在床边,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,可以吃两块绿豆糕。”(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,止庵主编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年4月)

黄素琼和张志沂也有共同的地方,那就是对西洋文明的接受程度。可是黄素琼看重的是精神文明,而张志沂看重的却是物质文明。

张志沂这位贵族遗少,虽从小被母亲严格管教,但成人后,那

些旧派纨绔子弟的嗜好一样不少,吸大烟、纳妾、逛窑子、赌博,等等。虽然他无法改变遗少的陈腐陋习,但却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,也愿意接受新的观念与文化。他喜欢买进口的名牌轿车,喜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,也乐于阅读翻译过的西洋小说。他还买过《胡适文存》和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《心碎的屋》,并在剧本的空白页上写下“摩登”的题识:“天津,华北。一九二六。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。提摩太·C·张”。张爱玲后来在写《私语》时,翻阅父亲的旧书,才发现这个有趣的细节。张爱玲还记得,小时候父亲的屋里到处摊着各式各样的小报,让她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觉。张爱玲爱看市井小报的习惯,就缘于她的父亲。

在黄素琼天马行空的精神世界里,感性和理性应该是协调统一的,身随心走,心随身至。她不会让自己因身心割裂而疼痛。她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,怎么去要。当张志沂捧戏子、吞吐阿芙蓉、藏养姨太太等种种恶习渐渐浮出水面以后,她和谐美满、相敬如宾的新式家庭梦破碎了。

黄素琼也试图以她的美丽和万种风情紧紧地抓住渐行渐远的丈夫,继续营造她梦想中的伊甸园。但聪慧的她,清楚地知道,不是她自己不够美丽,也不是丈夫不够爱她,而是他根深蒂固的遗少作风,让他的未来在这个明丽的新时代里无处安放,他只能向着那个褪色的时代俯首鞠躬,麻痹自己尴尬颓废的灵魂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他没有去爱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幻想的新女性的勇气和能力。黄素琼也曾一度以回娘家的方式来抵抗他的堕落,但一切皆是徒劳,她已无力凭自己的力量去拉住深陷泥潭的丈夫沉重而萎靡的身躯。

张爱玲在《私语》里也提到过父亲在外面养姨太太的事:“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,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。抱着我走到后门口,我一定不肯去,拼命扳住了门,双脚乱踢,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,终于抱去了。到了那边,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。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,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

子,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。”(《张爱玲小说全集》,止庵主编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年4月)

后来张爱玲一家搬到了天津,张志沂依然恶习不改。黄素琼彻底冷了心,不再过问家事,只按自己的喜好去生活。她学钢琴,学外语,学服装剪裁,不过问丈夫的任何事,不与丈夫作任何的交流。不少人认为,张爱玲的小说《茉莉香片》中,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美丽女人冯碧落,就是黄素琼的写照。好在张家还有个与黄素琼知趣相投的新派女性,那就是她的小姑子张茂渊。也许是旧家庭对女孩子都不太重视的缘故,当年张茂渊的母亲李菊耦也没给女儿套上太多的枷锁,无意间让张茂渊呼吸到了较多的新鲜空气。张茂渊也十分讨厌哥哥张志沂的遗少作风,与嫂嫂黄素琼关系亲密,形同姐妹。

1924年,也就是张爱玲四岁那年,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决定出洋留学,她不愿意让这霉绿斑斓的深深庭院,锈蚀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。她的这一决定,成全了自己,也成全了嫂子黄素琼。小姑子要留学,无疑令黄素琼为之一震。何不和小姑子一起走?这想法如同一道闪电,把黄素琼自己吓了一跳,但立刻,她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莫名的兴奋。她思来想去,最终打定主意,和小姑子一起走。

黄素琼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震惊、亢奋,对远走高飞的期待和热情远远超过了小姑子。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姑子,得到小姑子的鼎力支持。有嫂子作陪,何乐而不为呢?于是,黄素琼理直气壮地以小姑子监护人的名义,向张家宣布要随同小姑子一起远渡重洋。她的理由冠冕堂皇,令丈夫有些无可奈何,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她撇下年幼的一双儿女,和张茂渊一起去陌生的天空展翅翱翔。

“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,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,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。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,她像是没听见,他们不敢开口了,把我推上前